

你需要的是信仰，不是西藏

Kshot的下午茶

前几天见了一个朋友，聊起了西藏。他说：“我特别想去趟西藏。现世江湖混得我特别累，相信去了西藏，一定能找到一种超脱。”我大笑道：“哥们儿，别去了。没用！”

很多人喜欢把旅行当作救命稻草，可谁知“救命稻草”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谬论。传说它的出处有二：一是说一个人溺水了，抓到了一根稻草，意念上觉得是抓到了陆地，就靠意志游到岸边活了下来；二是说那个人靠着稻草的空心呼吸，最终等到了他人的营救。不论哪个，时间长了都救不了命。旅行，其实也只是给了你思考人生的时间罢了，改变不了命运的。

我承认，我是一个有西藏情结的

人。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，登上珠穆朗玛峰就成了我的终极梦想，到现在也一直认为，死也要死在珠峰上，给后人做路标都好。一年前，我也和我那个哥们儿一样，深信西藏是世间最后一片净土，是最接近佛祖的地方。去过西藏之后，我坚信西藏拯救不了谁。可是，我却更爱西藏了。

西藏，是天堂也是地狱。过了唐古拉山脉，看见雪山的一刹那，我欣喜若狂。天是那么蓝，云是那么白，水是那么清澈，这不就是天堂吗？拉萨河日落，珠峰的星空，羊湖的妖娆，山南河岸的沙洲……睁着眼睛的时候，让你不能不相信这里就是天堂。

那些深信西藏是天堂的人，往往都是外人。他们来了，走了，看到了美景，膜拜了神明，就够了。

我很幸运，跟我一起去珠峰的人中有一群援藏的医生，跟他们攀谈后，我开始相信西藏也是地狱。由于长期缺氧，心脏承受很大的负担，西藏当地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海拔地区的人要短。由于交通不便，物资严重缺乏，很多人生了病，却没有医生、没有药。

我们在卡若拉冰川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小姑娘，她们过来问我说：“阿姨，你们能不能把冬天不穿的衣服寄给我？我们这里买不到好的衣服。”

我总觉得西藏，是神用来测试众生的地方。因为身处苦难，你才会去相

信；因为相信，才会满足感恩；因为感恩，才终究能和心魔和平相处，从而幸福。

西藏既是净土，也是俗世。很多人相信西藏是净土，是因为这里的信众。他们对神虔诚的信仰，在某个瞬间总能影响你，让你也有片刻相信希望。我住的客栈就在大昭寺旁，早晚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去八廓街坐着，看藏民转寺。有的藏民跋山涉水而来，磕等身长头，一步一步都转得很认真，更多的是拉萨本地人，跟例行公事一样走得很快，跟朋友聊着天，念着经文，10分钟转完了赶快去上班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论快慢，他们都会来大昭寺或布达拉宫朝拜。信仰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

分。混在这样的人流中，就算你不信，也是平和而幸福的。

最近在大学社团的群里看到很多小孩毕业不到一年就在考虑“间隔年”，说是工作太累了或者觉得生活状态不是自己想要的，所以想出去走走。我在旅途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，可是他们回来两三年后，他们该找不着工作的还是找不着工作，该没有方向的还是没有方向。

对于迷失自我的人，旅行能够给予的，只是逃离漩涡获得暂时的平静和更多的思考时间，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。

就像你遗失了灵魂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是信仰，不是西藏。



“木已成粥”

李海庆

小和尚宁远刚练字那段时间，常常抄来一些词给师兄智远看，让他评判一下字的正误。初学写字的人，难免会写出一些错别字，智远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宁远检查，并且指正，捎带着还要给宁远讲一讲词语的意思。在智远悉心的指导下，宁远写字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而在不断地进步中，又在所难免地出现新的错误。有一天，宁远抄了一个词“木已成粥”，智远看过之后忍不住笑了，和宁远说，木头怎么可能变成粥？这个词应该写作“木已成舟”，意思是“树木已经做成了船。是说事情已成定局，无法改变”。宁远眨着眼睛和智远说：“木头也可以变成粥。”智远摸着宁远的脑袋，笑得厉害了：“木头怎么能变成粥？”宁远说：“是我亲眼所见，用木头做柴，煮水熬粥，最后木头化成青烟，无影无踪，而一锅粥却已煮好，所以说木头变成粥！”智远听完宁远的话，思忖许久，觉得宁远的理解虽偏颇了词语的本义，细细想来，却有着无尽的禅意。木头化为袅袅炊烟，一锅粥却呈现在眼前，而香甜的粥，又何尝不是木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？皑皑积雪，化成溪流；纷纷落花，零落成泥……

许多离我们而去的美好事物，其实未曾消逝，而是以另一种风姿呈现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这便是永恒。

一个人的生活美学

唐辛子

朋友来日本旅游，发现了一个“大问题”：日本女人通常都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许多。“是化妆技巧的缘故吗？”大家问。我回答说化妆技巧是一个原因，但更主要的，恐怕还是对生活的态度。

在日本十多年，观察那些“越来越美丽”的女人，发现她们其实并不拒绝衰老，也不拒绝脸上的皱纹。但她们拒绝身体的赘肉、拒绝失去对世界的新鲜感和好奇心，拒绝不自由。《窗边的小豆豆》一书的作者黑柳彻子出生于1933年，是日本第一代电视节目主持人。82岁的“小豆豆”至今主持着长寿电视节目“彻子的部屋”，每周访谈各界名流。“小豆豆”认为自己保持“青春脑力的秘诀，是“永远像少女一样，对事物保持旺盛的好奇心”。

日本女画家堀文子82岁那年，为了寻找神秘的梦幻之花“蓝罂粟”，走遍喜马拉雅山，终于在海拔4500米的悬崖石隙中找到了蓝色的罂粟花。90岁那年，堀文子出版随笔集《一个人活着》，并这样写道：“不结群、不习惯、不依赖——这便是我的人生模式。”堀文子认为：虽然维持现状可以确保平稳无事，但那是以抛弃对于未知的好奇、对于一切新鲜事物的感动为代价的。

现今97岁的堀文子仍然每天坚持绘画，并每年举办个人画展。堀文子反对生活的“习惯性”，拒绝那种“生活了一天，然后重复一辈子”的人生。不忘初心的黑柳彻子和爱自由的堀文子让人们看到：尽管人类无法拒绝衰老，但在人生的修行中，可以令脸上的皱纹也美成一道风景。



利己首先要不损人

罗红芬

《闲草堂笔记》里有这么一个故事：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任南新仓监督时，仓库的后墙无故倒塌了。挖开一看，发现死鼠足有一石多，大的体积几乎像猫一样。原来，墙倒是因为老鼠长期在墙下打洞，繁殖越来越多，洞就越大，以至于墙下全被掏空了，地面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，墙终于倒塌了。纪容舒的同事福海说：“当老鼠破坏别人房屋，扩大自己的洞穴时，可能忘了自己的洞穴也依赖房屋而存在吧。”福海讲的道理很简单，很多东西是相互依存，一损俱损的。

战国时期，韩国派使者求见赵王，欲将城邑十七座，纳入赵国。赵王非常高兴，就召见平原君赵豹询问意见。赵豹说，现在秦国正蚕食韩国土地，而韩国之所以不把上党让给秦秦而主动送给赵国，实质上是想嫁祸给我们。然而赵王没有采纳赵豹的意见，终于导致秦赵之战，赵国惨败。

表面上韩国把战争嫁祸到了赵国，计谋实现了，然而这种损人的方式固然可以一时利己，却也给损己埋下了祸患——苏洵评论：“并力西向，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”只可惜，各国都是各怀鬼胎，最后被秦国一一击败。

如此说来，利己首先要保证不损人，只要是损人的行为，其结局一定会损己。

人生有多长

谷羽

人生有多长？这个问题太笼统，不好回答。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寿命，有长有短。老话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现在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了。百岁老人并不罕见。109岁的周有光老先生还在写文章。杨敬年教授104岁时还有新著问世。这让人们记住了一句话：仁者寿。

可是，这个问题若到了诗人的笔下，那就十分有趣了。诗人的思维，既是形象化的，又是超凡脱俗、独具一格的。

著名歌词作者阎肃，写过一首歌《昨天今天明天》。他把人生概括为三天：“人一生问一问，能有多少。人一生算一算，不过三天。跑过去的是昨天，奔过来的是明天，正在走的是今天……”

《生命的驿车》是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作品，他用“驿车”象征人的一生。时间老人，是性急的车夫，驾驭驿车，须臾不离开车座。我们都是乘客，“早晨坐上驿车飞驰……中午时分已锐气大减，我们经受了摇晃颠簸，害怕沟坎陡坡，我们喊：‘笨车夫，把车赶慢些！’驿车像从前仍在奔驰，到傍晚我们才逐渐习惯，昏昏欲睡驶向宿营地，而时间老人正催马扬鞭。”在普希金看来，人生只有一天：早晨、中午、傍晚。

天津诗人萧沉，有首无题诗也写人生：“一生就是一节课。铃响了，下课了。我是黑板上的粉笔字，被孩子们擦掉。”在萧沉心目中，人生更短，只有一节课，四十五分钟。

三位诗人，都属于“人生苦短派”，从三天，到一天，再到一节课四十五分钟，一个比一个把人写得短。可是他们的立意却在提醒自我，提醒读者：珍惜人生，珍惜时间！

但在学术界有个说法：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危险区间，英年早逝者年龄大都在这个阶段。负担重，压力大，超负荷运转，有病顾不上去医院，一旦发现往往为时已晚。这正应了几句话：童年活在欢乐中，青年活在希望中，中年活在忙碌中，老年活在回忆中。

但愿人们记住诗人的诗句，同时记住长寿者的经验：知足常乐，助人为乐，自己找乐。让人生过得既健康愉快，又有价值有意义。

一晌繁华莫可期

辉姑娘

孤独并不可怕。可怕的是，在拥有过热闹与温暖之后再面对，那孤独便会被加倍放大。

曾经有一位亲戚，打电话求助于我，说她的孩子一心想进娱乐圈，希望我帮忙。我拗不过情面，答应把那个女孩介绍到业内某公司去做明星助理，亲戚千恩万谢，女孩也乖巧可爱，一口一个谢谢姐姐成全她的梦想。

当时，我问了那个女孩一个问题：“你为什么想进娱乐圈？”她眨着灵动的大眼睛，说：“因为有意思啊。”

“怎么个有意思法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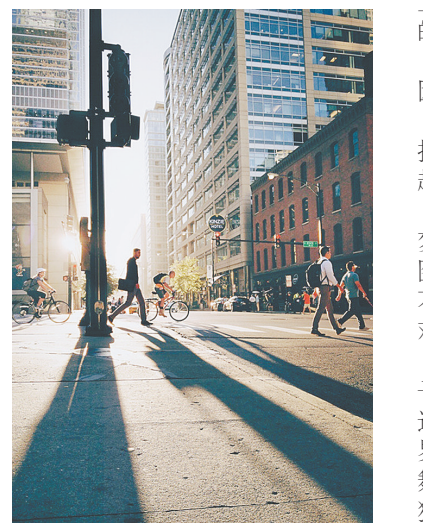
“跟着明星可以出席豪华的场合，坐飞机到处玩，住五星级酒店，前呼后拥，多神气。”

我笑了，再没说什么。

时隔几年，那女孩忽然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已经辞职，要回老家了。我问她怎么不继续做了。

她说觉得做得不开心。我问她哪里不开心。

她说：“那些华丽的场景的确和我的想象一模一样，可是每次结束后我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醒了，发现那些根本就不属于我。在每次活动结束后，我送艺人，自己依然要坐末班地铁回家。前一晚我还住着五星级酒店的房间，吃着千元一位的西餐，后一晚我就要回到与别人合租的地下室，晚饭只有方便面。在那一刻才发现，其实我与那个世界的距离，如此遥远。我想回家去生活，那里固然不会有这种繁华，但是也不会有那么残酷的落差。”



“我开始渴望平静了。”年纪轻轻的她，声音里却有细微的沧桑。

模特圈里有位姑娘，虽然家境一般，但人漂亮聪明，年轻时谈过很多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男友大多是英俊又富有的“白马王子”，常常引人羡慕不已，觉得她生活得相当精彩不凡。然而，就在去年，她突然结婚了，她的另一半更是令朋友惊掉下巴，居然是个家世长相均平平的男人。

问她为什么做出此选择，她很坦然地回答：“我的确可以经常身穿华服，打扮得光鲜亮丽出席晚宴，可那个世界离我实在太远。高尔夫、马术、游艇……那些名媛名流说的话题我完全不懂，他们也丝毫不会顾及我的感受。站在那里，我除了这张脸，一切都格格不入。晚宴结束后回到家里，就像公主在午夜脱掉水晶鞋，转瞬就变成灰姑娘。”日子总是要自己过的，一份稳定的幸福看起来那么诱人，于是她对那个追了她很久，想尽办法体贴她的男人，动了心，点了头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迷恋过一些偶像，也曾攒几月饭钱，只为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。

然而，渐渐发现，每次演唱会结束，本应最满足的时刻，却往往最令人难受。深夜，歌手与乐手结束最后一首歌，挥手走进幕后。暗下来的场灯，空荡荡的舞台，掉落的荧光棒与矿泉水瓶，散场的人群从汹涌到稀少，最终归于寂静。

地铁与公交车停运，打不到车，自己只好匆匆行走在寒冷的街道上，只有风声在耳畔呼啸而过，孤独的月亮与星星在头顶陪伴。

后来我不再喜欢看演唱会，只因受不了那种散场的落寞。

这世界的确存在许多幸福的乌托邦，但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伤得越重。

如果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，确是一桩妙事。只是，如果企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空降到那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去，就会发现，即使对方给予了容纳，也绝难接纳。

醒来吧，所有正在做梦的孩子。一晌繁华，终究是黄粱一梦。这一场盛宴，不过是遥远虚妄的世界里举杯欢庆，偶像注定离去，空余舞台上散落一地的金色纸屑，与你独自一人散场的冰冷凄惶。

不久前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做了一篇关于“90后”的报道，若干年前贴有“非主流”标签的一代人如今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年轻人，在消费方面，他们更侧重自我参与以及关注网络社交媒体的宣传

目前而言，天津乃至全国都没有200米以上超高层的拆除经验，可以说拆除难度非常大。

天津200米以上主体封顶或已建成的高楼目前共有30座，其中水岸银座3号楼以208米的高度位列第23位。但谁也不曾想到的是，它会成为这座城市首个被拆除的超过200米的超高层。参与拆除方案策划的专家说

这个墓中出现了成套的鼎，应该是用来证明墓主身份的，其他几代海昏侯不可能一下陪葬整整9只鼎，而曾经当过帝王的刘贺则不一样。

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的一位研究员介绍，随着东周之后的礼崩乐坏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礼制不断出现了僭越；到了汉代，已经不再用鼎来表



勤能补拙 萨拉(丹麦)作

笑口常开

●下午去银行存钱，人比较多需要排队。闲得无聊，把排号纸折成了个心的形状。正得意时排到了我，来不及拆开，直接递给了银行的MM。MM接过后愣了一下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果断扔进了垃圾桶。

●妻子：“你说，我长得漂亮吗？”丈夫：“那还用说，当然比谁都漂亮！”妻子：“可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妈只收了几百块钱的彩礼。你说，这说明什么？”丈夫：“说明物美价廉呀！”

●小丽的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，相亲回来，我问她：“他长得帅气吗？”小丽回答：“不帅，像何首乌的根。”我迷茫：“啥叫何首乌的根？”小丽答：“初具人形。”

●儿子拿回成绩单。老爸：“数学0分，语文1分。”儿子点点头，颤抖中……空气凝结，气氛无比恐怖，儿子感觉大事不妙……老爸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儿子啊，你有点偏文科呀！”

●公交车上，有个爸爸抱着他的小女儿。小萝莉跟爸爸蹭了蹭鼻子，特别可爱地唱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们去哪里呀……”爸爸笑着拍拍她的小屁股说：“当然是去医院打打针呀！”然后直到他们下车，车厢里仍回荡着小萝莉的哭声。

●交警要求一个女司机出示驾照。美女问：“怎么了？”交警说：“你压黄线了。”美女说：“咋了，压断了？”（笑语/辑）

说法

明墓主身份，鼎也并非葬制中的“标配”。因此，无论是哪种推测，都将墓主人身份再次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——汉废帝刘贺

我不认为艺术家就一定要工作到底。他们可以选择停止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失败。并不意味着没有创作力了，只是想停下来。

——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很容易面临来自社会的“枯萎”或者“才尽”的评价，对于这个问题，英国著名雕塑家理查德·迪肯有着不一样的理解

马天宇的小品无厘头逗笑，是三甲中最好看的节目。

——伴郎年根临近，央视猴年春晚审查频率加快，日前，央视猴年春晚进行了语言类节目的第三次审查。据央视知情人透露，参加三甲的，还有当下正火的马天宇、关晓彤等影视演员

中国药理学是一个伟大的宝藏，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藏中发掘出来的。没有大家无私的团队合作，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青蒿素献给世界。（墨墨/辑）

——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发表演讲，还与听众们分享了唐诗《登鹤雀楼》，希望能有更多的人“更上一层楼”，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，发现深埋在传统中医中的宝藏

目前已有超过900人领到来自挪威政府的补助金，离开挪威返回自己的祖国。以一一对育有两个孩子的夫妻为例，他们不仅能得到免费机票，还能得到8万挪威克朗现金。

——挪威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来自索马里等国难民安置问题，而支付难民遣送民的新举措也可能让这些难民受益。挪威移民局统计数据显

给火星寄封信太贵了。得买那么多张邮票！

——英国5岁小男孩奥利弗·吉丁斯最近和英国皇家邮政公司“有爱互动”，询问向火星寄信的价格。为了准确答复小奥利弗，皇家邮政公司找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，最终算出一个“天文数字”：11602.25英镑（约合1.8万美元）。收到回信后，小奥利弗给皇家邮政公司写来感谢信，他在信中感叹（墨墨/辑）